

坟地里走出的孩子——玩者

演绎了自己的收藏历程

吴林 著



我们要说的这段传奇，与收藏有关。

也许，它算不得惊世骇俗，可是你读罢，便会觉得，

它是如此的耐人寻味，且带着淡淡的温存，一如我们曾经经历和正期待的。

每位收藏家，都是一部读不尽的珍藏奇书。

随手翻开一页，都能品读出一段与众不同的趣闻逸事，参透一点缘聚缘散的禅意，那便是苦心执着的原委。

坟地里走出的孩子——玩者

吴林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坟地里走出的孩子/吴林著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0.10

ISBN 978-7-5321-3993-4

I. ①坟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84775 号

责任编辑:秦 静

美术编辑:钱 祯

坟地里走出的孩子

——玩者

吴 林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7.5 插页 2 字数 105,000

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5,000 册

ISBN 978-7-5321-3993-4/I·3080 定价: 29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2431136

目 录

引子.....	1
第一部 童年	3
第二部 青年	41
第三部 成年	152

引子

忽然，想说一个关于收藏家的故事。

有人说，收藏家，无非都是些痴人，上天入地，不计代价，只为觅些土得掉渣的物事。怎一个痴字了得？

有人问，地老天荒，人寿几何？倏忽间不知老之将至，收藏家却偏偏要与上苍去回味一段短暂光阴。

殊不知，无俗亦无雅，这世上，至为难得便是老的东西，旧的人。一个“旧”字，蕴涵着多少红尘日月、锦绣往事。

也不知，每一位收藏家，都是一册读不尽的珍版奇书。随手翻开一页，都能品出一段与众不同的趣闻逸事，参透一点缘聚缘散的禅意，那便是苦心追执的原委。

又不知，人所以贪老恋旧，大多出于物伤其类。有了阅历，品得世间沧桑，见了老的东西，便容易生出几分惺惺相惜。又何曾见鲜衣怒马的风流少年，耐得住陈酿的苦涩与寂

寞？一只只老物的价值，大抵也是由岁月风霜所予之。故旧物之意，最是温厚忠良，浮沉千百载，依旧是无言，所谓“人人见之皆若伤我心者”，此收藏所以为性情之举也。

这世上有诸多收藏家，深谙文化乃民族、国家甚至世界的灵魂，深谙薪火相传的真正意义。为着文化的保护、研究、传承，他们善待每一件收藏，如同呵护每一滴人类的血脉，积极展示，奔走呼号，藏艺于民，更展艺于世。

这世上又有诸多收藏家，物我两藏，本人浮不出水面，藏品不浮出水面，收藏的故事与心得，自然也无从浮出水面。

此刻我们要说的这段“传奇”，自然也与收藏家有关。也许，它算不得惊世骇俗，可是当你听罢，便会觉得，它是如此的耐人寻味，且带着淡淡的温存，一如我们曾经历的，和正期待的如是。

第一部 童年

老人们都知道，北京西直门外，有一片乱葬岗，当地人管它叫二里沟。若往西南延伸，可能会连到恩济庄，有人管它叫太监的墓地。若往西北走，则会通到蓝淀厂，那边也有一片坟丘。还是说说二里沟吧。数百年来，但凡京城附近死了人，多是往这儿埋。

二里沟，长二里，宽三丈，深丈余，沟南沟北泾渭分明，沟南密密麻麻挤着大多是辛苦一辈子的穷人，苦死的，饿死的，得了病看不起的，一命呜呼了，统统挖个坑草草埋了，赤条条来去无牵挂，坟里头自然是没有宝贝的，能带上几把铜钱算是不错的了。然而，他们多有一颗善良平和的心。沟北则是一大片富人坟，也可称是阴曹豪宅，坟里头除了埋着达官贵人，还埋着不少陪葬的宝贝，不管是乐死的、冤死的，都抱着宝贝睡觉去了。

可是，世上的事就是反差那么大。每到清明、七月十

五、冬至、除夕，来沟南穷人坟地祭奠的人便络绎不绝。混得再差的后人们，也不忘到祖坟上烧上几刀纸钱，表上哀意。混得稍好的，则静悄悄在坟前铺上一块布，陈设几碗鸡、鱼、肉等菜肴，摆上酒饭、杯筷，子女伏地低泣，再絮絮地念叨念叨去者身前的那点事儿，也有控制不住的，呼天唤地，震动八方，把心中的悲气儿，怨气儿尽放出来，最后将纸扎的箱笼、轿、马一并焚化了，清泪尽，纸灰起，莫不郑重其事。生者的袅袅哀思随风飘逝，那坟地里的风就是怪，转着圈地吹，有人说那是小鬼们在“抢钱”，不想倒罢，一琢磨起来真有些吓人。怕归怕，那小鬼“抢钱”的光景仍是热热闹闹，年复一年，毫不含糊地上演着。

沟北的富人坟，却又是另一番光景。一道又一道防风墙似乎是警卫森严的士兵，挡了外人，也隔了亲情，墙上荒草丛生，蛇鼠出没，更教人有些望而却步。历尽多年雨打风吹，原本结实豪华的坟头早已发黑变硬，唯有被箭弩射过的万点深坑依旧历历在目。大约是坟中人为富不仁，或曾结下杀父之仇，灭门之恨，被仇人的后辈追踪至此，只狠狠吐上几口唾沫，自然难消胸中恶气，不如铆足了劲儿对着坟头射上几箭……

然而，死去的人是不在乎这些的。穷也罢，富也罢，死后皆归于此，阴恻恻一片暮气，倒也太平。

这一大片沉寂和荒凉，不知起于何年何月，但却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之后终止了。

共和国建国的隆隆礼炮声，唤醒了沟南沟北维持了数百年长眠的寂静，热火朝天的建设者带来革命成功的喜悦，也带来无穷无尽的开发的干劲，迁坟通告发布不久，像是开展运动一样，大片大片墓地的棺材被纷纷“请出”，一个个突出的坟包很快变成了一片片凹陷的土坑。当时推土机和起重机之类的现代化“大家伙”还很少，不过工人阶级力量大，很快，青砖、灰瓦、黄沙就运来了，一片片崭新的大楼就造起来了。各国家部委、各军兵种机关大院与幸福的宿舍楼一起，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，配套的医院、学校也逐次建起……

有一所子弟小学，就在离二里沟不到一百米之处应运而生，整齐的宿舍楼，明亮的教室，宽阔的操场，绿檐红墙，窗明几净，好不气派。每间教室前都按上了新黑板，雪白的天花板装上了钨丝灯泡，脚下新铺就的东北红松地板，还带着大自然扑鼻的芳香。紧挨着二里沟的操场上，单双杠、吊环、木制的联合运动器等体育设施一应俱全，新挖好的沙坑里，也填上了黄澄澄的沙子，处处朝气蓬勃，一派喜气洋洋的新气象。

来这所学校读书的，都是附近各国家部委干部、军人的子弟，这些共和国的功臣战将、英雄们在新中国成立之后，

陆续把孩子从各个农村根据地接到了北京，孩子们年纪小，来得早，彼此离得近，相互影响渗透，很快就城市化了。全聚德的烤鸭、大顺斋的糖火烧、柳泉居的豆包、什刹海银锭桥边的爆肚、同和居的三不沾、鸿宾楼的塔丝蜜、西四的砂锅居那百年来从没换过汤的白肉砂锅……原汁原味的老北京味儿余香长存，开启着孩子们的五味感官。而满腹经纶的老革命黎校长不仅有光荣的革命斗争经历，说起书来更是口惹悬河，从《山海经》、《搜神记》、《隋唐演义》、《聊斋志异》，一路说到《侠义英雄传》，一句调子拖得长长的“且听下回分解”，常常引得孩子们欲罢不能。加之西风东渐，一些小男孩子，足登新式小皮鞋，一些爱美的小女孩子，则套上了时髦的小裙子、高统袜……孩子们受到多方文化熏陶，眼界豁然开阔。

那会儿正是建国初期，成千上万的苏联科学家、工程师、教授纷纷前来传授知识技术，举国上下，欢迎和学习“老大哥”当真是春雷滚滚，百废待兴的年代。这所子弟小学就专门聘请了苏联专家的妻子来教授孩子们音乐课，那是一位叫伊凡诺夫娜的美丽女教师，弹得一手好钢琴，体态轻盈优雅，说话柔声细语，微微一笑，见者莫不忘俗。学校又请了身材结实彪悍的体育老师，据说是清末皇宫里武术教头的后代，一招一式，规行矩步，传授孩子们中国武术。还有

几位来自解放区的根红苗正的阿姨，操着浓重而亲切的河北农村的口音，缝补洗浆，无微不至，专职照顾孩子。那时候，教室里常常飘来清脆的童声，有唯美的苏联歌曲《山楂树》，也有那朴实的《阿姨像妈妈》，更有那激情的《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》……一切的一切都刻着那个年代特有的印记，中西并存，土洋共生，孩子们吮吸着各种养分，如破土春芽，欢欣地向上生长。

无论如何，在那个年代，这样的一所小学，都有点贵族学校的味道。

我们的故事，就从这所小学开始了。

四个小主人公，就是在这所小学里，结下了他们生活历程的最初友谊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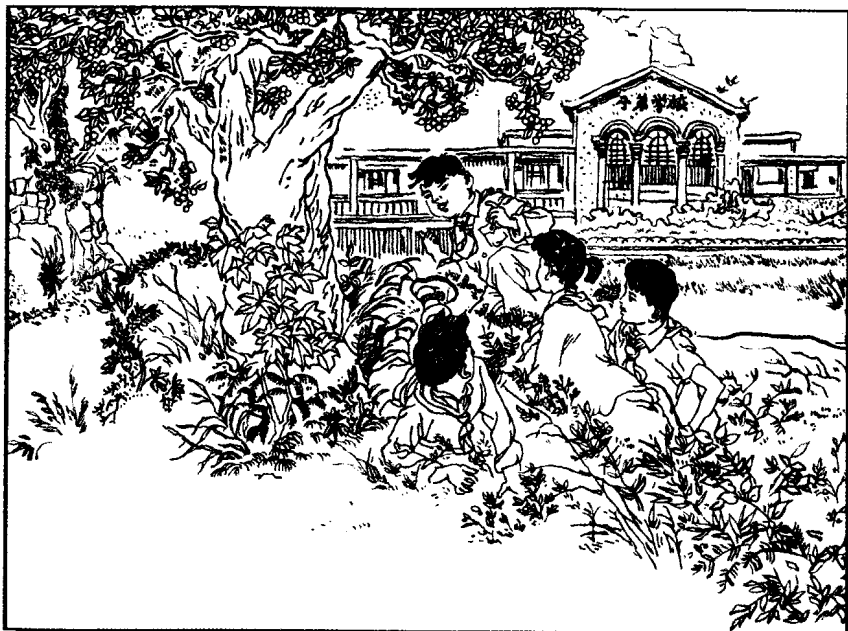
那时候，每周六下午学校是不上课的，在学校大楼的正前方有一颗偌大的枣树，想必树龄也有三十多年了，秋高气爽，树下的草地上又躺又坐有四个孩子：胡跃江，来自河北农村，为退伍军人之子；王学平，来自江西革命老区，父亲是某部委的副部长；孔新新，父亲是市商委的领导；范妮娜，闽西籍，将军的后代。

这四个孩子才进一年级没多久，就成了最要好的朋友。此时，他们享受着不上课的那种惬意，因为此时才真是他们自

己的天地……

其中，要数小胖墩孔新新最爱说大话，常腆着胖胖的小肚子，瞪着一双明亮的小眼睛，神气活现地吹嘘他父亲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时的那番光荣事迹。据孔新新的说法，那会儿孔爸爸负责后勤工作，红军渡大渡河时，已过了河的他又砍下毛竹，回转身去救了三个落水的战士，这三个战士后来居然都当了将军。三个孩子总认为他在吹牛，因为在其他孩子们的眼中孔爸爸就是一个万分和气的老头。直到有一天，孔家楼下来了三辆黑色伏尔加车，里头真钻出三个将军打扮的人，进孔家吃了顿饭，临走前，又要跟孔爸爸合影。孔爸爸打趣说，你们谁把衣服脱下来借我穿穿，也让我过把当将军的瘾？那三个人居然抢着脱下自己的军装，孔爸爸站在几位将军的中间，笑得眼睛眯成了一道缝……孩子们这才相信，如今已任局长的孔爸爸，确曾有过一段不凡的往事。

小瘦子王学平，长着一对鱼泡眼，拖着大鼻涕，因常常爬树上墙，衣服扣子总缺一两个，口袋也常常蹭破。不过他可不在乎这些。“当年我爸爸搞地下工作的时候，曾经在同志们的掩护下，冲出特务的包围圈……你知道为掩护我爸爸，牺牲了多少好同志吗？”每每讲得眉飞色舞，以致小伙伴们看王爸爸的时候，总像看个英雄一样。当然，王爸爸如今的身份，乃是某部副部长。孩子们都认得王家，就在二里



那时候，每周六下午学校是不上课的，在学校大楼的正前方有一颗偌大的枣树，想必树龄也有三十多年了，秋高气爽，树下的草地上又躺又坐有四个孩子。

沟北侧一幢四层高的青砖大楼内，五间套，除了偌大的客厅外，还带一个大厨房和大卫生间，在那个年代，已是那么考究和气派了。

第三个孩子叫胡跃江，虽说他的父亲也是一位抗战时入伍的燕赵之后，可他从不像孔新新、王学平那样，炫耀父亲过去的光荣历史。虽然他最敬佩的是父亲当年一听连长喊“上刺刀”时立刻两眼喷火冲上去的那股劲，不过他可不愿意随便炫耀。胡跃江也没有像孔新新、王学平一样选择住校，因为他家离学校太近了，就在紧挨着学校的一排红砖平房内。当然，那也是建筑工程局在二里沟新盖的房子之一，胡爸爸就在建筑工程局任施工处长。当年，他在抗美援朝的长津湖一战击毁敌坦克时受了重伤，身上落下了好几块大伤疤，如今虽然常年穿着一袭旧军装，但脸上总是笑嘻嘻的，闪烁着光彩，似乎还随时准备再上战场。胡爸爸还郑重地收藏了两床旧军被，缝隙里仿佛还闻得着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硝烟气息，连替儿子取名“跃江”，都透出当年“雄赳赳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”的豪情壮志。但待人接物却一贯低调，见王学平来家里玩，胡爸爸总笑咪咪地说：“你爸是王部长吧？下次要盖楼，记得最先告我一声啊。”

虽然胡跃江是走读生，与家人天天见面，可他每次见到爸爸还是觉得特别的亲切，因为小时候总是奶奶带着他，奶

奶总是和他说爸爸小时候的故事，爸爸就是他心目中的英雄。打记事儿起，乡里的邮递员一来，他就跟孩子们一起跑上去，喊叫着：“有没有我们家的信？有没有我们家的信？”

就在两年前的冬天，爸爸回家了，全家人高兴得像过年一样，全村的老百姓都到村里来看望。胡跃江犹记得那晚，他躺在炕上睡着了，半夜醒来，听到爸爸和妈妈说：“我这次回来，就是接你们去北京……”两天以后，他就离开了熟悉自己的小伙伴们。记得那一天，马车离村口很远了，柱子、二愣一群小伙伴还在大树下向他招手，天很冷，他们只穿着破棉衣，却仍舍不得回去。胡跃江知道他们当中好几个人的爸爸都是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。

从此胡跃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团体，在这个新的学校里，他发现很多同学都和他一样，有着共同的经历，这种经历使他们很快地融入到了在一起，是那么的亲近。

就连范妮娜这样娇滴滴的小姑娘，也不例外。当年，范妮娜的父母都曾是红军西路军战士，建国后，范爸爸长驻东欧，每次回国，总是把脱下的将校服，整整齐齐挂在柜子里……范妈妈则是个陆军上校，在国家情报部门工作，就在参加红军长征那会，年轻的范妈妈刚出草地就遇上马匪骑兵，一颗子弹飞来，被射穿了肺部，足足躺了一个多月才勉强保住性命。父母的革命经历，直接导致了范妮娜严格的家

教，有一次，学校组织孩子去农村参加劳动，范妈妈事后得知，深以为许，特意给学校写了个条子：“学校组织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，应该让孩子们多出去接受锻炼。”班主任专门把这个小条子在班上念了三遍，给孩子们打气。其实，范妮娜这个温顺、秀气的小姑娘一直是同学们关心和爱护的小公主，特别是听说她是在苏联出生的，那可是十月革命炮声响起的地方啊……

这会儿，他们在树下说南道北地聊着天，敞开嗓子大吼着唱着歌。那无忧无虑的儿童情景构成的画面，几十年后仍在他们心中，那是多么美好的幸福回忆。

这四个孩子最大的共同点，就是父辈们都曾经历过一番生死考验，为新中国立下了赫赫功勋。深知新生活来之不易的老同志们，在资源匮乏的建国初期，虽然有资格享受较好的条件，但都没有搞特殊化，许多老干部终身保持着行军打仗时吃苦耐劳的生活作风，一生恪守原则，严于律己。他们所处的氛围是那样的平和自然，而言行举止又处处都是榜样。孔新新常说他们家常吃些玉米面和红薯，孔爸爸教育说这是不忘本，这东西最有营养，王学平常哼着一支江西的红军歌谣，那带着老表方言的调，别人都听不懂，他却哼得劲儿劲儿的，胡跃江则总是穿着爸爸的旧军装改的那身快发白的衣服……范妮娜写过的一篇作文很好地说明了四个孩子成